

增修
歷史感應統紀
下冊

余覺題荅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二千部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三千部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三版三千部

歷史感應統紀（二冊四卷）

流通者

佛學書局
上海膠州路愚園路口
電話三五五二
蘇州護龍街南段
弘化社
穿心街報國寺內

營口佛經流通處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

藏版者

弘化社

自唐虞以至有明
因果報應之真相

吳興王震敬書

增修 歷史感應統紀卷三

彭澤許止淨編纂

南史

邳后 邳后嬪於武帝。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梁后妃傳

太平廣記。邳氏化蟒。帝以告誌公。公曰。非禮佛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聞異香馥郁。仰視見一天人。曰。此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生忉利天。○酷妬卽是瞋心。瞋心所感。變爲毒質。故受形爲蟒。因果之理。亦自心所造也。梁武造懺以度之。懺中發慈悲心。廣大心。消滅瞋毒。故得脫蟒而生天。神僧傳。安世高謂其同學曰。卿明經精懃。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旣而達鄴亭湖。神告高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墮此神報。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悲淚如雨。高取絹物爲造寺。神卽命終。化爲大蛇。來吞沙彌。和尚以錫杖止之。令衆念佛。爲授三歸。尚首座。因沙彌碎鉢。瞋恚死。化爲大蛇。來吞沙彌。和尚以錫杖止之。令衆念佛。爲授三歸。五戒。乃去。和尚謂衆曰。此首座合證果位。爲臨終惜一鉢。怒此沙彌。遂爲蟒形。今若殺沙彌。必墮地獄。賴吾止之。與授禁戒。今當捨身。生婁中。耶宅爲女。年十八。亡。再轉男。出家。弟

子詣裴寬宅。果生女。至十八歲卒。又接近有醫書。載西人婦。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無病而死。醫驗之。謂係中毒。不解其故。後復產兒。亦於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又死。醫乃化驗其乳。全係毒質。是爲瞋心成毒之確證。現身已能變毒。死後能不化蛇乎。是知瞋恚之爲害也大矣。若有多瞋宿習。當常作被怨家打罵毆辱想。不但不起瞋心。且復生歡喜心。作償債想。久作此想。縱遇橫逆。亦不生瞋矣。又若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亦可消此宿習。

宋文帝義康。

彭城王義康。權傾天下。亦自強不息。府門每日常有車數百乘。雖復位卑

人微。皆被接引。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文帝有疾。義康入侍。湯藥飲食。非口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後坐罪免爲庶人。會魏軍至上。慮有亂志者。奉義康爲亂。遂賜死。初會稽長公主爲文帝所親敬。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曰。車子義康小名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墓。後文帝爲長子劭所

弒。彭城王義康傳

按綱鑑載。義康貪婪驕縱。亦有取敗之咎。惟殺不以其道。故文帝亦應受惡報也。

義季

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

畋。古人所戒。今陽和扇氣。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民時。則民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

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告而退。衡陽王義季傳

大朝素亂之際。尙有隱君子。如長沮桀溺之流。雖云野有遺賢。爲有國者之不幸。而究竟培養國家元氣不少。

宋明帝 建安王休仁。與明帝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

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四方輻輳。上不悅。休仁求解職。見許。休祐

文帝第十三子性剛戾。明帝慮將來難制。令射雉。云不得雉勿歸。休祐馳去。上遣壽寂之等追之。逼

令墜馬。共毆拉殺之。上尋病。爲身後計。召休仁入宿。賜死。休仁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

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違覆車。枉殺兄弟。其能久乎。及帝疾甚。見休仁等爲祟。叫曰。

司徒小寬我。尋崩。宋文帝諸子傳及宋書文九王傳

明帝當子業時。號爲豬王。俛內泥中。使就槽食。飽受陵虐。乃卽位後。淫殺不異子業。與子

勛爭立。殺其兄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又殺松滋侯子芳等十人。使孝武子二十八人。靡

有子遺。孝武誅鋤兄弟。受明帝殘殺之報。而明帝又甚焉。以無罪殺兄禕。以射雉殺休祐。

以防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集姑姊妹俛以取笑。淫殺不道。至於此極。幸免明刑。安逃

鬼戮耶。嗚呼。專制君主。無論若何權力。及其將死。則與乞丐平等。所謂一切威勢。悉皆退

失。輔相大臣。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此時正宜爲身後計。則除暴讎罪。興仁修福

也。乃宋明爲身後計。則枉殺兄弟。若惟恐死之不速。入地獄之不深者。至叫司徒寬我之時。得無悔計之太左耶。嗚呼。晚矣。

王船山云。孝武忌同姓亦至矣。至明帝又甚焉。其後高湛。陳儼。相踵以行其殘。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抑亦不知禍福。將謂鬼神可欺。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又按明帝逼兄禕自殺。休仁曰。松滋兄弟尙在。爲社稷計。宜早爲之所。於是子芳兄弟皆賜死。是則殺兄弟。保社稷。乃休仁之主謀。及明帝爲身後計。賜休仁死。正是奉命而行。不

忘忠告。何休仁反銜恨爲崇耶。已崇明帝。而不知子芳等已崇之於先也。小人不知有鬼神禍福。而鬼神禍福。乃益彰明較著矣。

劉伯龍 宋劉伯龍爲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宋劉粹傳

此鬼大是雅人。有益伯龍不少。然亦以伯龍生平廉潔。鄙念偶萌。故不惜現身指點。不然。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滔滔皆是也。何能盡笑乎。

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止。惠明曰。烏有是哉。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

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明傳

蕭琛。蕭琛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之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以牛充祭。琛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爲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蕭思話傳按惠明只是不信有神。故爲羽所戕。琛則遷之於廟。其理直。禁宰牛。其心仁。故雖猛如項羽。亦不得不俯首就範。又按齊書曰。李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安人尋卒。世以神爲崇。云。觀蕭琛事。足證安人之卒。非神爲崇。蓋世之神祠。縱有淫昏之鬼。作威福於其中。然邪決不勝正。況奉佛之人哉。

王僧達。宋王僧達。幼聰敏。好鷹犬。躬自屠牛。兄錫。罷臨海郡。還俸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輦取無餘。爲宣城太守。遊獵無度。受辭辨訟。多在獵所。遷吳郡太守。西台寺多富沙門。達遣主簿率門義。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得數百萬。後高閤。與沙門曇標等謀爲亂。帝以僧達屢經犯忤。因陷之。賜死。宋王僧達傳

僧達以太守而爲屠爲盜。其取誅固定然之理。惟劫掠沙門之資財。卽受沙門拖累。則報施之巧也。

按地藏本願經云。若有衆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當墮

無開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薩遮尼乾子經云。若有惡人。破沙門房舍。取佛法僧物。園林田宅。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應當上品治罪。以作根本極重罪故。觀佛三昧經云。七種重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其中第五。卽用僧祇物。盜僧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罪。故方等經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蓋俗人財產。不過一家生命所關。而盜劫者。且罪在不赦。況常住財產。爲一切衆生慧命所係。故犯盜劫者。其罪大不可言喻。冥祥記載宋唐文伯弟。好誦博。屢竊寺錢。後病癩。卜者云。由盜佛錢。其父怒云。佛何神。令我兒致此。當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卽取寶蓋帶爲腰帶。旋患瘡起腰處。又周宗。從軍北伐。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至一空寺。有水精像。因共竊取。買食。惟一人不得分。既歸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死。不得分者獲免。皆元嘉間事。故法苑珠林云。偷盜佛像。燒鑄聖容。以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盜華旛。用充衣服。未來受殃。無有出期。蘇東坡筆記。余在僧耳。聞李氏女死。兩日復生。問其父。述云。初至冥府。言此誤追。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一媪身生黃毛如驢。蓋某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僧以檀施錢物與在家之妻。尙犯大惡。如僧達者。眞阿鼻種子矣。

謝朓 謝朓文辭清麗。啓王敬則反謀。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爲江祚所構。下獄死。臨終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宋謝裕傳

敬則助齊主篡逆。後又懷二心。反覆小人。本死無足惜。惟眇身爲子壻。首發其謀。故臨死於良心上。終自問不過。

王志 王志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惠政。郡人張倪。吳慶爭田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主事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生。吏人歎服。王曇首傳

袁粲 宋袁粲。鎮石頭。齊高帝將革命。殺粲并其子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耶。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羆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宋袁粲傳

當靈慶抱兒以首時。方自謂大利。忽臨機不可失矣。而乳母乃謂之求小利。何所見不同之天壤耶。至爲狗噬殺。狗報仇耶。兒爲厲耶。冥冥中自有主宰者。少時妻子皆歿。乳母所見。又何神乎。嗚乎。愚夫愚婦所能前知。而陰賊險佞之徒。竟昧然無知。可不怪哉。噫。富貴爵祿之陷溺人心。至於此極。宜乎修道之士。避之若浼矣。又還冤記。諸葛覆爲元真太守。病亡。子元崇迎喪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死。爾夜元崇母夢崇還。

斂父亡。及身被殺。委曲歎歎不能自勝。又云疲極困臥牀下。牀上母視眠處。沾溼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聞於官。刺史徐深之。驗諸葛喪船。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卽歎服殺之。

褚澄 澄。尚宋文帝女。善醫術。爲吳郡太守。百姓李念道。以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五年不差。澄爲診脈曰。汝病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一服乃吐出一物。開看是雞雛。羽翼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藥。又吐得如向者。雛十三頭。而病差。褚裕之傳

以雞卵爲無上補品者。請讀此。

褚彥回 褚焯。字彥先。彥回從父弟。少有高節。彥回身任二代。拜司徒。賓客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褚裕之傳

當拜司徒而賀。客滿堂時。彥回意氣之盛。較之齊人施施從外來。自更增十倍。不意乃有阿弟效妻妾之羞。且泣。富貴壽考。以門戶不幸四字括之。奇絕慟絕。

徐秋夫孫文伯 徐秋夫。工醫術。爲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爲芻人。接孔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

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孫文伯亦精其業。宋宮人患腰痛。牽心。輒氣絕。文伯曰。此髮癢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髮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張邵傳

吾國談鬼者。多謂鬼有氣無質。則似不應更有痛楚。然照佛經。人與鬼均業力所造。人謂鬼無質。鬼又何嘗見人有質耶。形體雖亡。業力不散。則爲鬼亦痛。固宜設芻針之。鬼疾即愈。則由信仰既深。業隨心轉也。

顏竣 顏竣延之子。遷吏部尙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詣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後以事免。賜死。宋顏延之傳

延之數語。不惟知子莫若父。而實爲天下後世示之準則。百世不易者也。

沈道虔 沈道虔少仁愛。孫恩亂後。饑荒。與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其園菜者。虔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筍者。令人買大筍送之。曰。欲屋後竹得成林耳。盜者慙不取。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禹爲作衣服。并錢一萬。與之。虔悉分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咸得有成。累世事佛。推父舊宅爲寺。每四月八日請像。輒舉家感慟焉。隱逸傳

聞沈公之風。眞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矣。然推其所以致此者。則以累世事佛故。佛教之有神世道。不其大乎。但今之信佛者。或進或退。其自修也。或作或輟。己身尙不能感。遑論及人。必如沈之舉家感慟。乃足當信士矣。

吳國夫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范叔孫傳

顧覲之

顧覲之爲山陰劇邑。御繁以約。務簡而事理。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卒謚簡。子

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誘出文卷一大廚。悉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傲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作定命論。顧覲之傳

按列子力命篇云。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命曰。汝奚功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之能也。命曰。彭祖智不出於堯舜。而壽八百。顏淵才不下於衆人。而壽四八。仲尼之德。而困陳蔡。殷紂之暴。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何壽彼夭。此窮聖達逆。賤賢貴愚。貧善富惡耶。力曰。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此皆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覲之定命論。卽本此。而墨子非命篇云。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然而桀之所亂。湯受而治。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桀紂則亂。在湯武則治。豈可謂有命哉。故桀執有命。湯非之。紂執有命。武王非之。夫王公早朝晏退。聽獄治政。不敢怠倦者。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也。卿大夫之竭力殫智。治其官府者。以爲強必榮。不強必辱也。農夫之早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者。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也。若信有命致之。則王公怠乎聽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農夫怠乎耕稼。則天下亂而衣食不足矣。此二說各執一偏。利害相半。惟佛經所說。能圓融盡善。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蓋所謂命者。由各人生前善惡業力所造。或一生或多生所種之因。至今而成熟爲果。故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然業自性卽空。本無實體。儻得般若智照。能令立卽消亡。或誠心禮佛持名。或現業有大善大惡。亦得而轉之。則命無定分。可以智力移也。惟移之之法。須向內修行。而不可向外馳逐耳。總之。君子篤躬守道。當任天運。造福濟人。當盡人事。又印光法師文鈔。復慧朗居士書。論力命篇云。欲知此義及所主。先須知命爲何義。力爲何義。并列子意中。將二子認作何義。然後再講所主。則便成有功於世道人心之言論。若俱不知。則此力命之說。皆非儒佛所許。命者何。卽前生所作之果報也。又依道義而行所得者。方謂之命。不依道義而行所得者。皆不名命。以此得之後。來生之苦。殆有不忍見聞者。如盜劫人錢財。暫似富裕。一旦官府知之。必至身首兩分。何可以暫時得樂。便謂之爲

命力者何。卽現生之作爲之謂。然作爲有二。一則專用機械變詐之才智。一則專用克己復禮之修持。列子所說之命。混而不分。所說之力。多主于機械變詐。故致力被命屈。無以回答。以孔子困陳蔡。田恆有齊國。爲命是尙可謂之知命哉。孔子不遇賢君。不能令天下治安。乃天下羣黎之業力所感。于孔子何干。顏淵之夭。義亦若此。田恆之有齊。乃篡奪而有何可爲命。現雖爲齊君。一氣不來。卽爲阿鼻地獄之獄囚。謂此爲命。是教人勿修道義。而肆志劫奪也。吾固曰。列子不知命。不觀孟子之論命乎。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方爲真命。則不依道義而得。不依道義而失。皆非所謂命也。列子論力。多屬于機械變詐之才智。聖賢之所不言。聖賢所言者。皆克己復禮之修持也。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則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令其懺悔往業。改惡修善。必期于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戒執身。不行非禮。以定攝心。不起妄念。以慧斷惑。明見本性。皆克己復禮修持之力。依是力而求。尙可以上成佛道。況其下焉者。故楞嚴經云。求妻得妻。求妾得妾。求子得子。求長壽得長壽。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

求妻者求賢慧貞靜之妻也。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

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後諸事。一一皆驗。遂謂命有一定。後蒙雲谷禪師開示。兢業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應。然了凡乃一賢者。使其妄作非爲。則孔生所算亦當不靈。是知聖賢訓世。唯重修持。如來教人。亦復如是。故所說大小權實法門。無非令衆生斷除幻妄之惑業。徹證本具之佛性。故世有極愚極鈍者。修持久久。卽可得大智慧。大辯才。列子以一切歸之于命。則是阻人希聖希賢之志。而獎人篡奪奸惡之心。俾下焉者。受此禍害于無窮。卽上焉者。亦頹其奮志時勉之氣。以致終身不入聖賢之域。作一碌碌庸人。此一篇文。完全于世無益。有何可研究之價值乎哉。

蕭遙欣。子畿。齊曲江公遙欣。宣帝兄。年七歲。出齋時。有小兒善彈飛鳥。遙欣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明帝入輔。欣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卒謚康公。子畿。十歲能文。有弟九人。恩愛篤睦。性溫和。與物無競。沈約見其文。歎曰。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畿位尙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卒。子清。有文才。爲永康令。齊宗室傳

觀齊宗室傳。其被廢黜。嬰誅夷者。何限。惟曲江勳名爛於朝野。令德傳於子孫。而皆自其少時。好生惡殺一念所流播。易曰。蒙以養正。豈不然哉。故吾謂爲人祖父。而眞愛其子孫。

欲其進德立業。消災延壽者。必自幼年教以不殺始。○現報錄。項璿。性好善。嗜放生。一夕鄰人夢童子戴鳳翅。坐有鱗獸。鼓樂至璿家。遂生梓。後精通韜略。參贊軍務。又某富翁生一子。癡騃。翁憂之。有道人謂曰。此殺業太重。靈竅不開也。翁家遂戒殺。偶出勸人放白花蛇一條。夜夢花衣人來謝曰。承恩相救。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後其子吐黑水數斗。穎悟異常。登甲榜。

蕭嶷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寬仁。得朝野歡心。薨後。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太子加膏中藥。使我癱不差。復加湯中藥。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因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年少舊交也。因卿呈上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版。齊豫章王嶷傳

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季祕而不傳。似真有文書在季手者。奇矣。惟疑在冥冥中。訴冤索命可矣。何必傳示文季。詎非欲轉告世人。昭示因果耶。

蕭誅。蕭季敞。蕭誅與兄誡。同豫廢立。明帝誅誡。蕭季敞求收誅。乃至手相摧辱。誅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爲誡所獎。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誡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